

妇人学堂

莫里哀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M O L I È R E
L' Ecole des Femmes

Librairie Hachette, Paris, 1925

插图一幅根据 Edinburgh: John Grant 1926 年出版的
The Plays of Molière 中插图复制。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字第 003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851 字数 47,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³/₄ 插页 2

195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800 册

定价 (4) 0.50 元

婦人學堂

劇中人物

- 阿諾夫 又名德·拉·木墩先生。
阿妮斯 阿諾夫收养的一个狡黠天真的年輕女子。
賀拉斯 阿妮斯的情人。
阿兰 乡下人, 阿諾夫的男仆。
乔治特 乡下女人, 阿諾夫的女仆。
克里薩德 阿諾夫的朋友。
昂利克 克里薩德的妹夫。
奥隆特 賀拉斯的父亲, 阿諾夫的摯友。
一个公証人。

地点: 某城市的广场。

第一幕

第一場

出場人：克里薩德，阿諾夫。

克里薩德 照你說，你這趟來，是要和她訂婚嗎？

阿諾夫 是的。我打算明天一天就把事情全辦完。

克里薩德 這裡只有咱們兩個人，我想我們可以在這兒一塊談一談，不怕被人聽見。你願意我以朋友的資格，開誠布公地告訴你嗎？你的計劃把我吓得替你直發抖。這件事，不管你用什麼方式去進行，對你說來，娶老婆總是一個冒險的舉動。

阿諾夫 你说的對，我的朋友。也許你自己有可怕的理由，却替我也担起忧來。因為我知道，你總認為，不管在哪兒，結了婚以後，戴綠帽子是件絕對不可避免的事兒。

克里薩德 這全凭造化擺弄，誰也不敢担保。據我想，最傻不過的還是人們在這上面那份瞎操心。而且，我時常替你担忧的，就是你這種冷嘲熱笑，把許許多多

可怜的丈夫都给气疯了。因为，你知道，不管是大人物或是小人物，没有一个人能够保得住不受你的批评。你最大的快乐，就是无论走到哪儿，总是把人家的秘密勾当叫喊得满城风雨……

阿諾夫 当然啦！世界上还找得出另外一个城市，象这儿当丈夫的这么有耐心吗？我们这儿什么样的丈夫没见过？他们在家什么甜酸苦辣没尝过？有的，拼命在攒钱，他的太太却叫那些耻他戴绿帽子的人们也来沾光。有的，比较幸运点儿，可是也够不体面的，天天看见有人给他太太送礼，连点嫉妒的意思都没有，因为他老婆跟他说，送礼是为了欣赏她的才德。有的，嚷嚷得挺厉害，结果却一点也没有；有的，不声不响随遇而安，一见太太的情人到他家来，便彬彬有礼地接过他的手套和外衣。有的女人，称得起是个机伶的情妇，对于偷情的事编套瞎话，哄骗她忠诚的丈夫，这位丈夫听了这些好听的言词也就高枕无忧，并且还可怜这位情人白献殷勤。有的女人，为掩护她挥霍的来源，假说她花用的钱都是玩牌赢来的；那位傻瓜丈夫，也不想玩的是什么牌？还直感谢上帝帮她赢那么多的钱。总的说来，可以令人讽刺的材料，随处都有，我以旁观者的身份，难道就不能为这发笑吗？难道对这些傻瓜就不能……？

克里薩德 不错；但是讽刺旁人的人，也应当防备别人反

过来譏笑自己。我也常常听人在高談闊論，都必得把看見的事傳播出去心里才痛快。但是我，虽然我去的地方，也有人在說长道短，对这些风言风語，我却从来不曾信口雌黃。尽管在某些时候我也不贊成他們那种过分的容忍，但我总是謙遜地閉口无言。那些当丈夫的平心靜气忍受下去的事情，我的心里虽也看不下去，可是我从来没有故意把这些事情喊叫出来，因为总得怕人家反过来也譏笑我們。对这类事我們万不可賭誓罰咒，說我一定要怎样做或一定不怎样做。因此在千变万化的命运当中，假使我的头也戴上了某种顏色的帽子，由于我这种处世的方法，我差不多可以相信，人們也只有暗地里譏笑我罢了；也許我还能有这样一个好处，就是有些好心腸的人甚至还会說句替我惋惜的話。至于你，我的好朋友，那就完全不同了。我再跟你說一遍，你可危險得要命。对那些被人指說妻子有了外遇的丈夫，你那張嘴沒有一次不是添枝添叶地极力挖苦他們。人人都拿你当做一个瘋狂的魔鬼。为了不让人嘲笑你，你可得永远踏穩了步走路，万一让人抓住你一点毛病，小心在大街上也有人大声笑話你。

阿諾夫 天哪！我的朋友，你用不着替我担忧。在这种問題上，誰要能抓住我一点話柄，那他真可算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凡是女人用来捉弄我們的狡猾詭計和

巧妙陰謀，我全懂得，我也知道人們是怎样常被她們的聰明乖巧所蒙蔽。对于这种意外，我早有了防范；我要娶的这个女人是那么純洁天真，綠帽子是不会飞到我头上来的。

克里薩德 这样說，你以为一个傻女人……

阿諾夫 不耻自己当傻瓜，只有娶个傻女人。我是一个善良的天主教徒，所以我相信你那位伴侶是非常賢慧的。但是，一个聰明伶俐的太太究竟不是个好征兆。我知道有些人付出多大的代价，只因为娶了个过于有才能的老婆。难道我会要这种才女嗎？張口沙龍，閉口文艺座談会，不是散文，就是詩詞，写上一大堆的情书，来拜訪她的不是侯爵就是大文豪，而我呢，只不过是太太的丈夫，倒成了没人理的泥菩薩！不，不，我可不要那种高才的女子，一位能够唱几句歌的太太本事就算不小了。我希望我的老婆，不必有多大的聰明，也不必知道什么叫做韵脚。万一有一天人家和她玩哥比翁游戏，^①当輪到她对句的时候，人家問她：“籃里應該放什么”？最好她能答复：“来块奶油蛋糕”。总而言之，但愿她愚昧无知到极点。跟你說吧，只要她会禱告上帝、爱我、縫縫縫縫，

① 当时在法國社会上流行的一种联句的游戏。出上句的人問：在我的籃里應該放什么，对句的人回答的时候必須押“翁”字的韵。

也就够了。

克里薩德 难道你专爱愚蠢的女人？

阿諾夫 我宁肯爱一个又丑又傻的女人，也不爱一个美丽无比富有才学的太太。

克里薩德 才学和美丽……

阿諾夫 都不要，只要謹守妇道就成了。

克里薩德 無論怎么說，你怎么能託一个傻女人明白什么叫謹守妇道？并且，我相信，真要跟一个蠢女人过一輩子，也够令人煩惱的了。你以为你的主意不錯嗎？就是照你的想法，你的头上准安全保險，不会戴綠帽子嗎？一个聪明的女人固然也会不守妇道，至少她得先有这种胆量；可是当一个愚蠢的女人違背妇道的时候，往往是井无为非作歹之意，莫名其妙地已經把事情做了。

阿諾夫 对于这种美妙的見解，深奥的議論，我只好拿龐大固埃回答巴努日^①的話来回答你：要想託我跟一个不是傻瓜的女人結婚，你尽管学律師的雄辯，学牧師的說教，把道理一直講到“圣灵降临节”，最后你会十分詫异地看出来一点儿也沒說服我。

克里薩德 我什么也不劝你了。

阿諾夫 各人有各人的法子。無論是关于女人的問題和

① 此二人均系拉伯雷的小說“巨人傳”中的人物。

其他任何問題，我是要按照我的方式做事的。我自信相當有錢，可以選擇一個一無所有，一切都靠我的女人。她絕對服從我，完全听我的擺弄，不管是財產，不管是門第，叫她挑不出一點可以埋怨我的地方。在多少小女孩當中，她的樣兒是那麼溫柔穩重，從她四歲起，就使我对她鍾了情。那時候，她的母親景況很窘，使我起了向她要這個孩子的念頭。那個善良的鄉下女人，知道了我的心願，滿心樂意擺脫了她這個負擔。為了使她與社會隔絕，我把她送在一個小修道院裡，叫人按照我的方針把她撫養起來。這就是說，要他們用盡方法，尽可能地把她培養成個糊塗蟲。上帝保佑，居然照我所期待的样子獲得了成功。她長大成人，我看她是那麼天真無知，不禁感謝上天，真的依照我的心願給我訓練好一個老婆，使我終於找到了合我心意的女人。於是，我把她接了出來。因為我那家裡是各式各樣的人隨時都可以來的，無論對於什么都得有個預防，我就把她安置在從來沒有人來找我的另外一所房子里。為了使她原來的善良性格一點不會改變，我在那兒雇用的仆人，也都完全和她一樣憨傻單純。你一定要問，講這套話干什么？這不過是託你知道我的謹慎小心。說到末了，以忠實的朋友的資格，今天晚上我請你和她一塊吃晚飯，好叫你仔仔細細考察她，看看我選擇的人對是不對。

克里薩德 我同意。

阿諾夫 从我刚才这番談話当中，你可以看出她的人品和她的幼稚天真。

克里薩德 关于这一点，你对我所說的話还不能……

阿諾夫 实际的情况比我說的还要好。她是那样的单纯，真使我把她喜爱得不得了。有时她說出来的話，憨傻得簡直要把我笑死。誰能相信？有一天她被一个问题給难住了，她帶着一副举世无双的天真样儿跑来問我，小孩是不是从耳朵眼里生下来的。

克里薩德 阿諾夫老爷，我非常高兴……

阿諾夫 又来啦！你是不是故意永远叫我这个名字？

克里薩德 呵！我不是故意，可是我說順了嘴啦。我老想不起你那德·拉·木墩先生的別号。哪个鬼东西給你出的主意？都四十二岁了，还要改变原名！因为你田地里有一棵腐朽不堪的老树，于是你就給自己起这个貴族的姓名！

阿諾夫 我的全家都以这个姓氏对外来往。除了这个原因以外，德·拉·木墩这个姓我听起来也比阿諾夫順耳的多。

克里薩德 多么荒謬！撇开祖先的真姓，另起一个古怪的名字。多数的人都有这种癮。我并无意拿你相提并論，可是我聽說有个乡下人，大家都管他叫胖比埃尔，他全部的財產只有小小的一块地，他却在田地周

圈挖了充滿污泥的一道沟，从此便以德·海島先生
这个堂皇名字自称。

阿諾夫 你用不着做这种比喻。不管怎么說，德·拉·木
墩先生是我的名字。我看它滿有道理，我覺得它挺
受听。用別的名字叫我，那就是对我失礼。

克里薩德 可是，許多人都还不习惯这样称呼你，我看寄
給你的信，信封上还写着……

阿諾夫 不知道的人只好随他。但是你……

克里薩德 好吧！在这上面，我們不必再談了。我多加
注意，使我的嘴习惯一下，从此只管你叫德·拉·木
墩先生。

阿諾夫 再見吧。我要敲这个門进去向一个朋友問好，
順便告訴他我已經回来。

克里薩德 （旁白，一边走着）天哪！我怎么看，他怎么象个
瘋子！

阿諾夫 （自己一个人）在某些問題上，他的脑筋好象有点
毛病。真是怪事。人人都那么热烈的坚持自己的意
見！（他敲門）喂！喂！开門来！

第 二 場

出場人：阿諾夫，阿兰；乔治特（在屋里）。

阿兰 誰叫門？

阿諾夫 开开吧。(旁白)我离家有十天了,我想他們看見我一定会非常高兴。

阿兰 外面是誰?

阿諾夫 我。

阿兰 乔治特!

乔治特 什么事儿?

阿兰 跑去开门吧。

乔治特 你,你去吧。

阿兰 你,你去吧。

乔治特 說真的,我可不去。

阿兰 我也不去。

阿諾夫 就让我在外面死等。喂! 喂! 劳你們駕啦。

乔治特 誰打門?

阿諾夫 你們的主人。

乔治特 阿兰!

阿兰 干嗎?

乔治特 是老爹。快去开吧。

阿兰 你去开呀! 你。

乔治特 我搗风箱的火哪。

阿兰 我看着麻雀呢,怕它跑出来,让猫叨走。

阿諾夫 呵! 你們俩,不管哪一个,誰要是不給我开门,
我让他四天摸不着东西吃。

乔治特 我已跑来开门,你还跟来干什么?

阿兰 为什么不让我开门？你又玩什么鬼计！

乔治特 你躲开这儿吧。

阿兰 不，你躲开吧。

乔治特 我要去开门。

阿兰 我，我也要去的。

乔治特 不能让你去。

阿兰 你也别去。

乔治特 你也别去。

阿诺夫 在我家里，非得有耐心不可！

阿兰 （走进过道，把门打开）老谷，至少是我……

乔治特 （也走进过道）是我，是您的女仆人……

阿兰 要不是看老谷的面上，我非给你……

阿诺夫（挨上阿兰的那一拳）该死的！

阿兰 对不起。

阿诺夫 瞧你这笨蛋！

阿兰 老谷，她也……

阿诺夫 你们俩都给我住嘴。不要再瞎胡闹。好好回答我。怎么样？阿兰！这儿大家都好吗？

阿兰 老谷，我们都……（阿诺夫摘阿兰头上的帽子）我们都挺……（阿诺夫还在摘阿兰头上的帽子）上帝保佑，我们都……

阿诺夫 （摘三回才把阿兰的帽子摘下来，把它扔在地下）不懂礼貌的畜生！是谁教给你的，在我面前戴着帽子说话。

阿兰 您摘的对,是我的不是。

阿諾夫 (向阿兰) 請阿妮斯下楼来。

第三場

出場人: 阿諾夫, 乔治特。

阿諾夫 我不在家的时候, 她发愁来着嗎?

乔治特 发愁? 沒有。

阿諾夫 沒有?

乔治特 哦! 是的, 发愁来着。

阿諾夫 为什么? ……

乔治特 对了, 我真該死! 她时时刻刻都以为是您回家来了。只要一听见有馬、駝、驢子打門口走过, 她总当是您来了。

第四場

出場人: 阿諾夫, 阿妮斯, 阿兰, 乔治特。

阿諾夫 (旁白) 手上拿着活計? 这是个好征兆。喂! 阿妮斯! 我回来了, 你一定很高兴吧。

阿妮斯 是的, 先生, 謝謝上帝。

阿諾夫 我呢, 一見你面, 我也高兴极了。看样子, 你身体一向都好吧。

阿妮斯 除了跳蚤夜里直攪我，沒什麼不好的。

阿諾夫 啊！这就快有人替你撻跳蚤了。

阿妮斯 那你太让我高兴了。

阿諾夫 我也这么想。你做的是什麼？

阿妮斯 是我自己的帽子。你睡覺穿的衬衣和头巾都已经做好了。

阿諾夫 啊！这太好了！你上楼去吧。你不要难过。我一会儿就回来，有要紧事情跟你談。

第五場

出場人：阿諾夫（獨自一個人）。

阿諾夫 當代的女名流們，學問淵博的太太們，傾訴柔情和优美情調的女人們！我敢說不管是你們的詩詞，你們的文章，或你們的情書，所有你們的學問，沒有一樣能比得上這種天真无邪的幼稚無知。我們不應該被財產所迷惑，要緊的是我們的榮譽……

第六場

出場人：賀拉斯，阿諾夫。

阿諾夫 我看見了什麼？莫非是？……是的……我看錯了……沒看錯。看錯了。沒錯，就是他。